

御題唐闕史

天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開雕

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序

宇內事不勝知也山川都邑不能以盡歷也必身親之而後知則其遺知也多矣是故與委巷之褐夫語所得幾何不若之乎通國大都接縉紳先生之餘論始足資其聞見也與牖下之鯁生語其所知不過閭井之間一旦見宦遊而至者與夫行賈於四方者奉使於絕域者道其所經風土習俗人民物產纖悉備具則了了焉與身至其地無異況乎聚千百年之名公卿學士各舉其生平所得力耳目所觸發以相爲賜而曾不少靳朝孺

暮染左采右獲人之神智有不益濬見識有不益擴學  
問有不益充實而貫通者乎則昔人叢書之刻爲嘉惠  
於學者至也雖然亦有反以爲病者真僞不分雅俗不  
辨或刪削而非完善或脫誤而鮮校讎就數者之中不  
完與不校之爲弊更甚以余所見論之如風俗通本十  
卷僅刻四卷華陽國志之第十卷本分上中下今僅刻  
其下卷而遺其上中方言之前不載子雲與劉子駿之  
書趙后外傳之末不載伶子于之語拾遺記不載蕭綺  
之錄甚或虛張名目而所載不及本書十之二三或本

一書而鉅離之爲四五爲六七此皆足以疑誤後人後人將何由得覩其全乎至若校讎不精之弊更不可以枚數吾常以謂必得深於書旨而有餘力者始足以任此事擇之必其精如三墳端木詩傳魯詩說素書忠經天祿外史之類勿錄也取之必其雅如百川學海百家名書所輯之繁蕪猥雜者勿錄也而且勿惜工費一書必使其首尾完善勿加刪節至於校讎之功如去疾焉期於盡而後止如此則古人之精神始有所寄而後人之聰明亦有所入叢書之刻乃爲有益而無弊或問余

曰子所屬望者今豈有其人乎余曰必吾友鮑君以文  
 旣荅或人然未以語鮑也今鮑君果有斯舉先以其目  
 示余凡百數十種皆善本無僞書俗書得間廁焉其校  
 讎之精則其曩時嘗刊銷夏記名醫類案等書已有明  
 徵不待言已昔宋吳明可嘗言傳書爲極難當官事雖  
 易集而無暇自校子弟方爲程文不便以此散其功委  
 之他人孰肯盡力轉以誤人不如其已觀于斯言益知  
 吾之有取於鮑君者正以其深于書旨年力方富而無  
 他事之累又不因之以爲利其書之成必優於陶九成

商濬屠隆吳琯胡文煥諸人所集可知已噫自唐以來  
說部之流傳於今者蓋寡矣安得天下多生鮑君其人  
而使前人之著作有所藉而不至漸滅也歟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旣望東里盧文弨書於鍾山書院  
之須友堂



知不足齋叢書序

吾友鮑君以文與予訂交一星終矣其爲人淹雅多通而精於鑒別所藏書皆珍抄舊刻手自校對實事求是正定可傳會

朝廷下求書之令君擇其尤者

進奉以助延閣廣內之儲

聖情嘉悅

御製詩章褒獎

奎文睿藻光賁里閭人咸豔羨以爲僅事君不敢自祕出其

所藏次第壽諸棗木樂與學者共之乃彙爲五編曰知  
不足齋叢書識古如盧學士旣序之矣君屬予繼以言  
予繙閱一周知君之有功於藝林爲甚鉅也今夫經之  
有傳注訓詁史之有辨證援據學問之太者盡於此矣  
而經史之學必有所旁推交通引伸觸類以爲之羽翼  
者則叢書是也前明末季士無實學專以浮夸相尙或  
空談義理或泛獵華藻瀾倒波翻學術之敝壞極矣我  
國家行實政崇實學士生其閒一切門戶標榜叫囂營競  
之陋習磨揉遷革剗刷殆盡於是乃相率杜門掃軌平

心易氣以穿穴於傳注訓詁辨證援據之中百數十年  
以來窮經攷史之學彬彬繼起而古書堙晦者傳抄刊  
板亦日以益衆當此時而以文之叢書出焉豈非經學  
史學之羽翼哉其有功於藝林何如也抑以文之名其  
齋蓋取諸戴記學然後知不足之語也大凡人於名利  
貴乎知足於學問貴乎知不足名利而知足則貪躁忿  
悁不斂而自戢矣學問而知不足則儉惰苟簡不策而  
自奮矣以文訪求之勤如此聞見之廣如此讎勘之審  
慎又如此猶欲然不自足嘻抑何其嗜古之篤也予雖

三  
媿陋頗與以文有同嗜所見宋元舊刻若學士所舉足  
本風俗通十卷之類多可寶者行將盡出以佐以文之  
不足焉

乾隆己亥冬日同學弟吳郡西莊王鳴盛拜撰

知不足齋叢書序

新安鮑子以文學博而行古家藏圖籍數萬卷近刻其  
尤珍祕者爲知不足齋叢書而謁序于其友人富春單  
炤或曰私蒙莊攘論衡沾沾焉不肯發篋以示人者蠹  
簡朽冊或有時與璣玉金貝爭勝負之勢而鮑子舉海  
內嗜奇好古之士之所熟于耳而未遇於目者一旦授  
之剗剗以流播於四方其高識偉度藝林稱之喙萬而  
聲一也特是叢書之傳於世也自漢魏唐宋諸編而外  
若說郭裨海之流篇繁帙富覽者心目瞀亂積歲月而

莫能卒業今鮑子復踵而爲之抑何其不憚煩也曰子亦知夫叢書之所自乎其端蓋肇於孔子今夫詩稽其代則商也周也稽其國則邶鄘以至於豳凡十有五也稽其人則上而學士大夫下而勞人思婦抒懷述志不一其辭孔子取樂章之爲風爲雅爲頌者而類別之以定爲三百今夫書堯典以紀堯舜典以紀舜禹謨以紀禹湯誓虺誥武成泰誓以紀湯武孔子因其代而次其書而五朝之記載略備於茲今夫禮非一人之作也於明堂位見廟朝之制焉於郊特牲見禘饗之典焉而且

昏冠有儀喪服有記因義名篇各準其物卽秦火之餘  
復經漢儒撰集而其時去古未遠學有師承不至於盡  
失孔子之舊蓋嘗以謂載籍之紛紜也散則佚佚則亡  
類則聚聚則易以傳鮑子之爲是書也是物是志也曰  
是則然矣今夫詩其感人也以聲不徒以詞聲之用至  
廣其大旨則主乎唱歎舞蹈滌邪宣鬱羣油然作其忠  
孝愛敬之心今夫書斷自唐堯灼然示明德爲治天下  
之本終以秦穆隱然取悔過爲王天下之本而其他荒  
怪紛雜之說悉舉而削之俾後世有所確守而不惑今

夫禮與易相表裏易以天之道治人故專以明吉凶禮以天之性治人故專以防淫辟明吉凶惟誠防淫僻惟敬故范氏云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而已今鮑子之成是書也釋經者可以發心傳論史者可以垂法戒而顧以卮言脞說參錯於其間得毋病於雜而鄰於褻乎曰侈矣哉子之言也固矣哉子之見也今夫詩道性情者也而孔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夫書道政事者也而讀堯典則律歷之學賅焉讀禹貢則輿地之志昉焉今夫禮以備王道序人倫而投壺束矢之曲藝旁及